

## 序章

「婆婆，您貴姓？」

白帽子白口罩白外套包圍得嚴嚴實實的一張臉龐——不，那不能說是一張臉龐，因為她看得到的對方只是露出了一雙眼睛而已。

她向著那雙眼睛嫣然一笑，這一下子，和站在她身旁、神色緊張的兒子王舜傑恰好形成大大的反差。

「在下小姓何免貴，婚後隨夫姓王，人稱王太。」

「嗯。」

對方的眼睛眨了一下，接著又問：

「王太，您知道今年是……」

未等對方問完，她即刻回答：

「公元 2024 年，農曆甲辰青龍年。」

對方顯然有些感到意外，雙眼瞪大了一些，含著一絲似有若無的笑意，說：

「噢，很清晰。」

她毫無顧忌地笑了起來，向著對方的眼睛送去一秋波，挑逗地說：

「醫生，你有一雙好看的眼睛，想必是人也好靚仔的啦。」

對方聽了，忍不住「噗哧」一聲笑出來：

「王太，你真會講笑啊！」

接著又道：

「好了，醒目女，我們下次再見吧。」

「勞煩你了，靚仔醫生，拜拜！」

她舒心地笑了，同時也向著對方故作嫵媚地快速眨眼，就要起身——

「等等。」

站在旁邊的兒子伸出雙手，把她按住，臉上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，張口追問：

「這麼快……醫生，她沒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對方淡淡一笑道：

「這麼精靈的老人家，會有什麼問題呢？體檢的各項指標也屬於正常範圍，可以放心。」

她趁機接口道：

「是啊，我離認知障礙還差十萬八千里的吧？」

她說著，俏皮地向兒子和醫生兩邊各轉動一下眼珠，感覺四周圍的空氣也變得輕鬆流動了。

「說什麼呢！我們走吧。」

兒子扶她站起來，走出了診室。

直到停車場，兒子讓她坐上車，再駛回了她的家。這一路上，她竟然有些凱旋而歸的快感。

自從老伴去世之後，兒子結了婚，艾瑩都是獨自一人住。本來兒子買了大屋，也叫她搬過去，但她怕同兒媳婦同住有麻煩，拒絕了，只是請了個早來晚走的計時家務助理，幫忙處理日常煮食洗衣及打掃的家務雜事，清清靜靜過日子。

不過隨著年歲增長，人變得越來越老，她的記性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差。

最近，兒子開始感到擔憂，他懷疑母親可能患上了認知障礙症。於是，他決定帶母親去看醫生，進行檢查。艾瑩雖然也有些擔憂，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已的身體還是基本健康的。而且，她還在網上的視頻看到有那麼一段：一個外國醫生說，如果人能意識到自己記憶力變差的話，那麼，他（或她）是不會患認知障礙症的。她也把這些告訴兒子了，但兒子不相信，一意要帶她見醫生，做檢查。

本來，她在醫生的診所裏，要被安排進行一系列的測試，卻想不到這麼快就結束了。醫生的結論是艾瑩並沒有患上認知障礙，這讓她和兒子都鬆了一口氣。不過，兒子還是說了一句：

「媽媽，你真會賄賂醫生，賣嘢口乖（甜言蜜語地）讚他靚仔，省去了不知多少檢查時間和程序！」

艾瑩笑著回道：

「仔啊，你怎麼現在才知道媽媽醒目，和老人癡呆症根本就沾不上邊。」

兒子搖頭歎道：

「知啦知啦，知道你最『醒』啦。記得多吃些好東西，得閒做下運動吧，有什麼事隨時 Call 我。」

她漫應著和兒子道過別，才換了身便服，半倚半躺在沙發上歇息。

不一會兒，手機響起來了。

她拿起手機瞄了瞄——是老表姐何寶儀打來的。

「阿瑩，你去醫院檢查得怎麼樣了？」

「沒有怎麼樣，醫生問了幾個問題就算了，結果自然是什麼事都沒有，剛剛回到家來了。」

「你當然是什麼事都沒有的啦，要你做這檢查都是多餘的。不過現在啲後生仔女寧舍（格外）緊張，我那兩個女兒在加拿大也是差不多天天輪流打電話過來，一味催我快些到那邊去同她們團聚——沒事找事做，真叫人心煩。」

「是這樣的啦，表明她們都很關心你，孝順你嘛。」

「雖然是這樣，但我還是覺得心裏頭有一把刀在懸掛著、威脅著，就怕那最後的通牒會到來。」

「你在講什麼？怕什麼呀？我一點兒也不明白。」

「怎麼不明白？越來越迫近的只有兩個選擇，一是要我走人，移民去加拿大；二是要我入住老人院。總之，到時身不由己的了。」

「哪有這麼嚴重，你別自己嚇自己啦。」

「我同你講，這不是開玩笑，總有這麼一天的，而且不遠了！」

「你不要想得太多，應該不會有什麼事的。」

她雖然盡量把語氣放輕鬆，試圖安撫老表姐的情緒，但內心還是越來越不自在，只因為她們都有同樣的擔憂吧。畢竟年紀日益衰老，很多事情力不從心。寶兒表姐也不會輕易放得下「恐老」的心

理壓力，只聽她歎了口氣，又說：

「唉，加拿大和老人院，我實在是兩邊都不想去，不要去！你知道嗎——昨天，他們來了，來到我這屋裏了！」

「啊，誰來了？什麼人來了？」

聽著寶儀變得緊張的聲音，她也緊張起來。

「就是我女兒叫來的社會福利處的安老服務組工作人員。因為月前我在浴室穿衣服時腳下踩滑，扭了腳筋，走動起來有些困難，菲律賓傭人向女兒打電話報告過，所以他們就是上門來為我安裝一些特別的家居設施，以防我會再跌倒的。你猜怎麼樣？」

「怎麼樣？你快告訴我啊！」她急了。

「你別急，聽我慢慢講嘛。那一班人，拿著浴室扶手架、馬桶加高墊什麼的，還有一堆工具，到我的家來折騰了半天，又把菲傭叫到一旁去說英語，把聲音壓得低低的，以為我聽不見。豈知我耳朵不聾，心水更清。我就沉住氣不動聲色，只聽得其中一人對我的菲傭說，他們會將廚房的雜物櫃盡量安裝得高一些，讓我伸手也夠不著，防止我打開櫃子拿東西砸傷自己，又說要在大門入口處換上一塊全黑色的踏板，令我望上去以為那裏有一個深坑，不敢隨便邁出腳步開門走到屋外去。我的天！他們直情當我是傻的，癡呆得真假不分了，這不是氣死人嗎？我忍不住走過去大聲抗議，說我不需要，我還未淪落到那樣的地步！他們這才連聲道歉作罷，一味解釋說，這是客戶，即是我的女兒落 order 時提出的要求，他們只是照做而已。我聽了，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！」

「那可真是的，你的女兒也過慮了。」

她聽了也哭笑不得。恰好在這時候，家務助理走過來示意已經開飯了，她便告知寶儀表姐要收線。

「喂喂喂，我後來想過了，且不要管我們在別人的眼中變成怎麼樣，該做的事情我們還是要拏（抓）緊做了，真的是要同時間賽跑啊！快定日子去大館看看吧，這件事不經不覺已經講了三年，雖然期間有新冠疫情發生，但不能再拖了。」

寶儀又在那邊廂說。

「表姐大人，我隨時都可以去，問題是你如何避過女兒們的規管呢？」

「這個好煩，不過我還是可以管住菲傭的嘴巴，速去速回的。」

「那好嘛，我們明天就去，怎麼樣？」

「明天？」

寶儀停了一下，差不多有兩分鐘，才說：

「快是快了些，不過……好吧，我叫一架出租車，過來接你一起去。」

深知寶儀脾性的她咬緊牙根，說：

「就這樣定了，舉手不回！」言畢，即時放下了手機。

去大館——就定在明天？

她一邊吃著飯饊，一邊啞然失笑。真想不到，這個寶儀表姐，對三年前籌劃的這件事，竟然毫無預兆地做出了極速的決定，難道是受到了什麼刺激嗎？剛剛聽到的那一句「該做的事情我們還是要拏緊做了，真的是要同時間賽跑啊」似乎依然在心裏頭迴響，她也是難免有所同感。想做就去做，這已經不是年青人的專利，老年人

更是有這迫切的需要！她現在最聽不得別人說什麼要「安心地慢慢老去」之類的假話、鬼話，事實就是人進入老年階段，時間、年歲和身體都不會等你的了。寶儀和她同年生，只是一個在年頭，一個在年尾。本來她們常常在一起，親戚朋友都笑說她們就像是孖生姊妹似的，但有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，由於種種原因，她們分開了，走過不同的人生道路，到老年才恢復了較為密切的往來——不能不說是命運弄人。

翌日早上，寶儀果真按照約定，乘了出租車來接艾瑩。令她吃驚的是，寶儀一改往常的習慣，孤身出行，沒有帶同平時寸步不離的菲律賓傭人。

「表姐你怎麼啦？是倉皇出逃的嗎？連菲傭也不帶，不怕你的女兒打電話來『抽秤（查問）』嗎？」

「嘻嘻，我就是怕她們『抽秤』，才把菲傭留在家裏應對。如果他們打電話來問起我的行蹤，就說我來了你家打牌，忘記帶手機了。」

「哈，真不能不說一句：表姐，你好嘢（好樣的）！都賴到我頭上來了。」

「哈哈，這怎麼不行啊？阿瑩，誰叫我們是一世人、兩表姊妹呢？」

二人相視而笑。

轉眼間就到大館了。

這個位處港島中心中環的地方，以前香港人人聞之變色，避之則吉，現在卻成了藝術創作的展示處和另類時尚的旅遊景點，慕名

而來的本地人多，遊客也多。

「天啊，這裏一點舊時的光景都沒有了。」

寶儀四下觀望著說。

「當然了，以前的差館、監獄變身成熱門觀光點，就是所謂的與時俱進，自然就是面目全非的了。走吧，別管那麼多，快進去看我們要看的。」

艾瑩牽著寶儀的手，小心翼翼地走進入口。

建築物本體還是一百多年前的風格。泛覽紅白的外牆、拱型的陽台，明顯是裝修翻新過了的，內裏的木地板木樓梯還保留得尚好。英式建築的設計風格，古樸厚重。昔日的警察總部已經被間隔為不同的歷史及藝術展覽館。

她們主要想看的都不是這些，努力繞過絡繹的遊客和白色的舊營房區，但是，這談何容易！展覽館都打扮得古靈精怪，看得人眼花繚亂，進佔了絕大多數的年輕遊客，就像走馬燈似的，來了一批又一批，爭先恐後，毫不相讓。她們為了躲避開去，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，躲躲閃閃，走走停停，才終於看到了夾在建築群中的域多利監獄舊囚牢。

「是這裏，應該就是這裏了。」

艾瑩感覺到她牽著的寶儀的手，反過來緊緊地捏住了她的手，回應了一句：

「那就入去吧。」

她們隨著人流走進了目的地。

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鐵窗，安裝在狹小的囚室內，上面附著說

明牌，上有文字指這個監獄倉房興建於 1910 年，是整個監獄保安級別最高的監倉。為保留最真實的場景，監倉保留昔日實況，不設空調，參觀者可以感受到囚房「夏酷熱、冬刺骨」的痛苦，親身體驗當時被囚禁者的感受。

艾瑩彷彿聽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，被寶儀攥住的手也開始冒出汗。

「嘖，這麼小的監房，無論打橫還是打豎，人都不能躺直身子，一定要屈膝，真受罪！」

寶儀在她耳畔說。

「就是嘛，還要一間房關兩三個人，這根本就是虐待！」

艾瑩也忿忿不平道。

她們隔著黑墨墨、冷冰冰的鐵窗欄柵，向囚室裏面觀看，那裏面的陳設保持著原貌，令人看著特別難過。

忽然，她們看到其中的一間監房，牆壁上有投影的文字。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男孩子走過來，辨認著那些字跡使用本土的口語朗讀起來：

如果我死係呢度（如果我死在這裏，）

朋友你唔好悲傷（朋友啊，不要悲傷，）

我會永遠活喺你地嘅心裏面（我會永遠地生存，在你們的心上。）

艾瑩忍不住了，繼續用書面語朗誦下去：

我們之中的一個死了，  
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，  
他懷著的深深仇恨，  
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。

當你們回來，從泥土  
掘起他傷損的肢體，  
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 
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，  
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，  
曝著太陽，沐著飄風：  
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，  
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。

——戴望舒《獄中題壁》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

中學生和旁邊的參觀者鼓起掌來，艾瑩才如夢初醒般搖搖頭，  
不好意思地拉緊寶儀，走了出去。

一直走到監倉陳列室外的大榕樹下，她們才停了下來。

「嘿，你還真動情了呢。」

寶儀說著，伸出手去拂艾瑩臉上的淚水。

「啊，真糟糕，我都不知道自已為什麼會這樣，真丟臉，失禮死  
人了。」

她掏出紙手巾，馬上抹去不知何時流出的淚水。

「這有什麼丟臉的！人雖老去，但激情還在。我都記得，當年我們參加讀書會的時候，最早讀的，不就是這個詩人的名作《雨巷》嗎？」

寶儀邊想邊低聲吟誦起來：

撐著油紙傘，獨自  
彷徨在悠長，悠長  
又寂寥的雨巷，  
我希望飄過  
一個丁香一樣地  
結著愁怨的姑娘。

她是有  
丁香一樣的顏色，  
丁香一樣的芬芳，  
丁香一樣的憂愁，  
在雨中哀怨，  
哀怨又彷徨。

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，  
撐著油紙傘  
像我一樣，

